

南雷文定

前集
三集

後集

三



南 雷 文 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三)

黃 宗 羲 撰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卷二.....一七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參議礪礎閣公神道碑銘

卷三.....三二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南雷文定後集

目錄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懦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棄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閒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捷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織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閒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

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閒，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皋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亦奕陰羽、萑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顥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

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

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甯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元。揭傒斯。張養浩。宋褰。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畜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閒。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敕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所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字。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

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概如是。寒邨之性情。漸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嬾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謹鷓鴣。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甕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蟬螻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旣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敍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尙謹守。

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淺淺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圓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耑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殺。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駸駸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歷。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攀虎跋。壯士囚縛。擁勇鬱遏。空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颯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豔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元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蓋駸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祕笈。有虞山

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闢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泉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鵲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卽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詔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脊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旣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蔭。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家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夤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罷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爲戒。勢尤桀驁。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戴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螭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鏞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壤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

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顯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東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閒。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鑒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